

武则天



北村 / 著

[张润世 / 绘图]

关于新历史小说。
关于生命。关于爱。



42

行文化
ental
Culture

张艺谋大电影《武则天》指定原著

B-341
东方文化书系

武则天

北村 著
written by Bei Cun

张润世 绘图
painted by Zhang Runshi



A1039366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则天 / 北村著. -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3.3

(东方文化书系 / 黄书元主编)

ISBN 7-5060-1630-3

I.武... II.北... III.武则天(624~705) - 人物研究

IV.K842=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8630 号

武则天

作者: 北村

丛书主编: 黄书元

选题策划: 张秀平 黄杉果

责任编辑: 张秀平

绘图: 张润世

装帧设计: 红美人工作室·范晓莉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装订: 北京冠中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16

印张: 11.125

彩插: 铜版画 20 幅

字数: 220 千字

印数: 0.001-15.000 册

书号: ISBN 7-5060-1630-3

定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东方文化
Oriental
Culture

主 编:黄书元
策 划:张秀平 黄杉果
设 计:红美人工作室·范晓莉



第一部
梦 想

我跟着他走着。

这是上阳宫，我祖母最后的居所，它并不像一般的宫殿那么富丽堂皇，而是充满黑暗；它也不是那么巍峨，而是极其狭长，如同一个时间隧道。我是武则天的孙子，跟着太监往前走，我们的脚步声在空旷中被放大，我一度被自己的脚步声吓住了。我胆战心惊地注视着周围，这是个老而又老的宫殿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废墟，到处是坍塌的柱子、石柱和上面沉重的蛛网，蜘蛛死在那里。

我们去哪儿？我问。

上阳宫。他答道。

这不就是上阳宫吗？

上阳宫不止这一点儿，它很大，很深。

它为什么像地道？我问。

不知道。

你是谁？

皇上的贴身太监，德官。

德官？

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几乎听到了脚踩在瓦砾上的声音。我有时只能紧跑几步才能跟上德官，他走得很稳健，好像已住在这里走了100年了。

祖母很凶吗？她会骂人吗？

她不凶，一点都不凶。

哦。我挟紧了文房四宝，这是我即将用来记录祖母言行的工具，我紧紧地抱住它们。

她会讨厌我吧？我问德官。德官没吱声，我又说，她从来没有见过我。德官说，是啊，她太忙。

现在她不忙了，想见你。

哦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着，好像宫内仍然很阴暗。我问：这里不住人了吧？德官说，皇上住这儿。我又说，除了皇上就没人住这儿了是吧？德官说，是的，只有皇上住这儿。

那些人跑到哪里去了呢？我左顾右盼，看着腐朽的宫殿。

那些人离开皇上，走了。德官说。

他们不要皇上了，不爱她了吗？

是的。

为什么不爱她？

不知道。

我们一直往上阳宫的深处走，这好像是一条走不完的道路，我所经过的地方都是上阳宫腐朽的架构，可以隐约见出昔日此处的荣华，但现在它只是一个时过境迁的废墟，只能用于凭吊了。我惊诧于它的深度，类似一个墓道，越走越暗，我即将要见到她时，心情既紧张又幸福，甚至还有一丝恐惧。她就是武则天。

她为什么要住那么深？

她老了。

我的腿都走酸了。

快到了，我们马上要见到她了。德官的语调中突然具有了某种悲怆的成分：我们要见到她了。

她在哪儿？我茫然四顾之时，一个巨大的宫殿涌入我的视界，仿若从黑暗隧洞中出来突然遭遇阳光一样，富丽堂皇的集仙厅猛然出现，我看见厅上布满了各色旗帜和幢帷，在突然来临的风中飞扬起来。

风？我惊惧地问，这是什么风？

大风。德官说。

这儿哪来的风？我惊魂未定，环视着密不透风的宫殿，巨大的炼丹炉正在熊熊燃烧，一组乐师在吹奏一种莫名其妙的音乐，几个宫女和着乐声低吟。在她们旁边有巨大的沙漏在计算流逝的时间，阴阳八卦的图案几乎占满了整面墙壁。我惊惧不已地看着这一切，风在宫中流窜，发出低回的啸声。

这里怎么会有风？我说。

皇上喜欢它。

这时我才发现那尊巨大的龙床，它的金碧辉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我努力地睁开了眼，看见了她，她在巨大的龙床上显得无比渺小，好像睡着了一样。

这就是我祖母。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正在昏迷之中，她的昏迷看上去像假死，连气息也听不见了。我看见太监在宫中大殿惊呼着狂奔，寻找可以填入她喉咙的珍珠。她全身冰凉，瞳孔放大，脸上保持着一种僵硬的似是而非的表情。御医沈南璆摸了摸她的脉，脸上露出绝望的神色，说，禀报皇上罢，她要归天了。

几个力气大的太监开始搬动她的身体。她显得无比巨大,犹如一只母熊蹲伏在龙凤床上,又好像她本身就是一只大吸盘,紧紧地吸附在床上,看上去像一只水蛭。我缩在大殿的一侧,从一根圆柱后面打量猝然发生的一切:这个我心目中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人、我的祖母——现在变成了一堆肉,脑袋似乎在萎缩,身体却无限地扩张,她一躺下就整整占满了一张床,要搬动她十分不容易,那些汗流浹背的太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祖母还是纹丝不动。这时,她突然醒了过来,失散的瞳仁迅速聚焦,注视着殿上失色的人,她突如其来的严厉目光使在场的人魂飞魄散,并且感到自己充满了错误。

你们总是盼我死,你们把一切都打点好了只为着把我送进坟墓。她说话的时候好像有一口浓痰卡在她喉咙里梭动。但我会是你们准备好的时候突然醒来,让你们白忙一场。

她说到这里咯咯笑起来,这清脆的笑声好像发自一个少女,在上阳宫回荡时使我毛骨悚然,我不知道一个濒死的人有什么好高兴的,看她枯干的脸和发抖的肩胛以及嘴角不断涌出的泡沫,怕是熬不过几个月了。自从住进上阳宫之后,她几乎不下床了,不但四肢无力,而且脸部的震颤性神经麻痹症折磨着她,使她在说一件严肃的事情的时候会突然眼歪鼻斜,口中涌现一连串的泡沫,变得面目全非,祖母的表情会在顷刻间丑陋得令人难以辨认,类似一个提线木偶。现在的她,看上去就像一只鬼。

我长到20岁直到进入崇文馆的时候,还没有见过我的祖母。她是一个神秘人物,自从太子哲重新即位之后,她就住进了上阳宫,藏在它的深处,类似蹲伏在墓道后面的蝙蝠。我进入翰林院时学得了一手功夫,成了一个文章家,能写文告和通史。我梦寐以求想用这点本领为祖母写下一点文字,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幻想。这个神秘的女人离我遥远,她的消息有时会通过太监、王公和翰林承旨传到我的耳朵里,像一则传奇。这些传奇深深地吸引我。8月的一天,我被召进上阳宫,祖母听说她还有一个会写文章的孙子,似乎很高兴,她的话通过太监传到我耳边的时候,还具有一股威力:只怕你那只笔太短,写不下我的一生。

见到她的时候我才知道,她基本上丧失记忆了,她的思维极其混乱,说话也颠三倒四,有时必须对一个东西(比如一个墨砚或一顶凤冠)注视良久才能回忆起一件简单的事。她发出的语音也很难辨认,好像总有一口痰在她喉管中滚动,使她要说的话含糊不清。一个清瘦的太监德官就在我和她之间高声转译她的话,使在场的气氛变得很奇特。当然有时她也会自己说出一些我能听懂的话,但这种时候不多。祖母的话基本上只有那个太监一个人能听懂了,他要胡言乱语,我就毫无办法。我看见太监夹在我和祖母之间,脸上严肃的表情像一个谜。

她叫我不要害怕,我发现只有在她注视我的时候,目光会变得慈和。她让我过去,到她的身边去,我拘谨地靠近她的样子使她不禁笑了起来,她说,你就这么害怕?你不小了
吧?孩子?

17岁。我说。

17岁。我17岁时已经在宫中呆了3年了。她说,我可什么也不怕。

我也不怕。我说。

她愣了一下,又笑了:是啊,怕什么呢?有什么好怕的呢?孩子,我很可怕吗?

我开始注视她,说:我……你……

你还是怕我。她招了招手:过来,我腿脚不灵便了,但这里还清清楚楚。她指了指自己的
脑子。我慢慢地走到她身边,祖母接过我的笔玩了玩说,你就想用这支笔写我?

是的。我说。

你写一个字我看看。

我于是铆足了劲儿工工整整地写下了“武则天”三个字,她一看连连摆手说,不成不
成!我问写错了么?她说没错,但不好看,只有蠢才才写出这样正规的字。应该这样写。
她提起笔在丝卷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大字,我根本就认不出来,我说,你写的是
什么呀,没法认,大家看不懂的。祖母听了哈哈大笑:管他们看得懂看不懂,只要好看
就成。瞧,她指着字说,像什么?我说,像云,这一个像牛。祖母自己指着字说,这
一个呢,像鬼,这一个呢,像妖。

我们一齐哈哈大笑起来,太监和宫女们吃惊地注视着我俩。这笑声把我和祖母
间的坚冰打破了,我开始喜欢起她来。祖母说,你看不懂这字,不要紧,我慢慢告
诉你,我只告诉你一个人,不告诉他们,好不好。

好。我说。奶奶,你要跟我讲以前的故事么?

你可要住在这里,不能走。她说,就我们两个在一起。

她凝视着我,目光异样,粗糙的大手轻轻抚过我的脸,我感觉像穿山甲的皮一样。
你多年轻啊,孩子,她说。

画师是在午后时刻到达的,他应召入宫为祖母画她死前的最后一张像。接近黄昏
的时候,这张像已经出了轮廓。祖母一面摆好姿势让画师描摹,一面对着我回忆她
已过的旧事,大殿上回荡着她带有浓重鼻音的声音。我颤抖地记下了她所说的一
切,尽管里头有些显然与事实不符,甚至夹杂着某种武氏特有的臆想的成分,使
整个回忆的经历显得惊心动魄

魄。我丝毫也不担心后人要说我篡改历史,因为所谓的历史只是那些人所共知的外面的事件,它毫无意义,丝毫不会比武则天本人的活法更重要。对于影响这个时代的人来说,人的内心远比事件更奥秘。从祖母迟暮的混乱的回忆中,我看到了一个更隐秘的灵魂。

你知道吗?在我14岁进宫的时候,我根本就没想要当皇后,更没有想当皇帝。祖母说,后来,我做了太宗皇帝的才人,也不过管管衣库而已,我只是一个称职的女官,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祖母的话突然停在半空,我看见她在注视那张画像,脸上慈祥的表情一扫而空,堆积起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严厉和狰狞。

这怎么会是我?她问画师,这是谁?这不是我,这是一只鬼。

画师全身发抖起来,墨汁洒了一地。

拉出去,她说。

画师全身发软像一条软骨鱼,两个卫士挟着胳膊把他拖了出去。祖母问我:我刚才讲到哪儿了?怎么想不起来了?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惊惧的光。我提醒她:您入宫时只不过是想做个女人。

这时我听到帐外画师的一声惨叫,叫声在空旷的上阳宫显得清越和孤独。……

死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她继续说,刚刚他还在替我画像,现在他什么也不知道,他一点儿也不痛苦,痛苦在临死前的时光,它让人害怕,比死还难受。

他画的一点儿也不像我,我那时比现在年轻得多,现在我已经82岁了,但是我这里还清清楚楚。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,我做皇后的时候,帮助高宗皇帝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,现在我老了,他们就开始胡作非为,他们都发疯了,都是疯子,他们把我关在这里,只是为了做得更便当、更公开罢了。他们要遭报应的!

祖母说着突然口歪鼻斜,嘴角涌出泡沫,几个太监忙乱起来,去擦拭她的涎水。我看见她尿失禁了,袍子下湿漉漉的,往下滴着尿水。那个能转译她的话的太监咋唬着,命人用力按住她的四肢,他把预备好的一根小木棍狠狠地卡进她的嘴,让她咬住。过了一会儿木棍从她口中咣当一声掉下来,全身松懈下来。

我吃惊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她的回忆被迫暂时中断,她被脱去全身的衣服,我回避后仍能窥视到她:她的皮肤柔软、苍白和细腻,肥胖到一个地步,需要十几个人抬举,她被抬进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池里,

事先有一个人在水里尝试水的温度,并且不停地搅动池水。沐浴的汤中调和着蒸烂的薄荷叶和鱼腥草,滚热中带着一种凉飕飕的味道。祖母闭着眼睛浸在药汤中,嘴里呼呼地吐着气。那些宫女和太监们并不回避,在一旁侍候。清瘦的太监调完朱砂后,叫我坐在浴池的布幔后面,她还要对我说话。

御医沈南璆再一次建议用针刺她咽喉处的穴位,彻底根治她的病,但仍遭到她的严辞拒绝。因为这种尝试可能导致她失音: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存好心,每一个都想着法子来害我,现在我全身不能动了,你们还想不让我说话。对了,我刚才说到哪儿了?

她的记忆力已经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,刚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沈南璆用一个特制的小木槌敲打她的足三里,使她恢复一点记性,以便把事情说完。

她像一只河马一样从水中冒上来,披上绣花缎的袍子,像一个婴儿一样被抱回到床上。太监把朱砂点在她的额上,又在她全身涂遍一种煎制的草药水的浓汁,登时殿里弥漫一股奇特的香味。沈南璆用铜钵为她捣药,他力不从心的捣药姿势使祖母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太宗病危的时候,我也为他捣药。她说,我对太宗尽心尽力,尽一个才人的本分,他却要杀我,谁知我的命还挺长,一觉醒来就活到82岁,人的性命是不会算在人手里的。

我听着单调的捣药声,在丝卷上写下了几个字:

贞观二十三年,太宗染病殆危,武氏侍左右,太宗欲诛之。

那时的她比现在年轻55岁。

终南山翠微宫,凉风贴着地面掠进含风殿,染病在床的太宗皇帝睁开了眼睛,他好像已经好久没有睁开眼睛了。我听见了马蹄的声音。他注视着镂花殿顶说,有人朝我们这边来了。太子李治侍候榻前,他把耳朵对着父亲凑过去,为了把太宗的声音听得更清楚。父皇,您听错了罢,那是武才人在捣药呢。

说着李治意味深长地朝帐帷后面望了一眼,他每次把视线投向那里时,心里就会涌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和紧张,当他眼角的余光瞥见帐帷后面那双绣花鞋时,心跳就和捣药的铜钵一起鸣响。父皇似乎没有觉察到儿子的鬼名堂,他已经病到深处,睡一阵醒一阵,睡的时候他会梦见自己的经历,梦见当年如何骑在高头大马上在高丽境内驰骋,梦见北征突厥时视界中辽阔的草原和牛羊,梦见土耳其斯坦的黑色建筑和里海的波浪。太宗沉睡的时光大多用来玩味和享受回忆。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闲暇时光用来回忆。有时他会被一个问题困住:像我这样勇猛无敌、英明绝伦的帝王怎么也会有一死呢?

一想到这时他就醒了过来,过去确凿的丰功伟绩不过是南柯一梦。他对太子治说,我听见有人打马过来了,我能辨别任何一种马蹄声。

李治说,父皇,不是马蹄声,是武才人在为父皇捣药。我去看看。

李治起身走进帐帷后面,当他刚刚把视线转向武氏时,全身就被锁住。李治感觉到武氏的目光就像一把刚开刃的刀,他们在帐帷后面紧紧地抱在一起,压抑着喘气声。那边太宗在问:发生了什么事?是什么在响?

李治满头大汗抽身而走,武氏拉住他,擦掉了他脸上的胭脂。李治回到父亲榻前,手上已经有了一碗汤药:父皇,喝药罢。太宗注视着帐帷,他的目光好像有一股穿透力:武才人真是尽心尽力,我天天喝她捣的药,身体却一天天变坏,过去我还能下床走走,现在我一动也动不了了。说到这里太宗吃吃地笑起来了。

武氏现在就站在幔子后面打量着这个垂死的皇帝,他的话看来并没有引起她内心的紧张,她注视着这个赫赫有名的皇帝现在已经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,大小便需要人把他抬下来(他躺着排不出尿)。武氏想起小时候看见村民抬菩萨的情景,天突然下起大雨,泥像在雨中柔软、走形和溃散,肉一块一块地掉下来,最后只剩一个空架子。武氏看着在太监扶持下艰难地排尿的太宗,又想了想那个泥菩萨,差一点笑出声来了。

她记得14岁刚入宫时,母亲流着泪对她说,我就是从宫中出来的,那里是一个狼窝,你这一去,我们也许就再也见不上面了。武氏说,那不一定。母亲说,宫女都是皇上手上的玩物,什么时候叫你死,你就得死。武氏说,那不一定。母亲说,我说那是狼窝,像你这种脾气,没几天就要招惹杀身之祸。

我也是一只狼,不就得了。她说。

武氏的脾气从她小时候读私塾的时候已经显露出来了,她不苟言笑,离群索居,从不与群童打闹,脸上总是挂着一种迷惘表情。一个老尼劝她父母把这孩子送进观里得了,否则进到人间定享富贵,却无法修成正果。武氏听了老尼的话笑起来了:能享富贵就得了,修成正果干嘛?

私塾先生看出她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量,令她读《女诫》。他忧心忡忡地对她父母说,这女娃不读好《女诫》,将来可不得了。武氏问老师:读你这个《女诫》能读到世上独一无二吗?老师说不能。武氏就说,那读它有什么用呢?老师说,男人才能独一无二,男女有别,这是天地造化之自然。武则天咯咯地笑起来了:这是男人箝制女人的说法,先生被古人骗了。

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老师说。

男人女人本是一样的。武则天鄙夷地看着老师，说，都是女人自暴自弃，甘为男人玩弄罢了。

老师无言以对。他对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说，令媛我教不了了。武则天从此闲在家中，求婚者络绎不绝。武士彠对女儿又惧又喜，他对武则天说，你在家还是多读四书。武则天说，当世群氓居多，文不能治国，应该先刑罚而后恩德，读书有什么用呢？

那些自以为是的求婚者在武则天面前纷纷败下阵来。母亲叹了一口气说，是要一个男人来管住你，但有谁能管住你呢？难道你要嫁一个帝王吗？

沉默不语的武则天这时转过身来看着父母，说，谁又说我不能嫁给帝王呢？

14岁那年的春天，宦官张诚发现了她。她的美色震骇了他，眼下长孙皇后刚歿，皇上悲伤之中孤独难耐，以美色抵挡空虚而已。张诚问她愿不愿进宫？武则天笑了起来：愿意，干嘛不去？

母亲对女儿说，伴君如伴虎。武则天说，他是一只虎，我是一条狼。母亲又说，他已经老了。武则天咯咯地笑起来了：我要一个年轻男人何用？卿卿我我？她的脸色陡然严峻起来：入宫我就是蛟龙，在宫外我不过是一条死蛇，这是命中注定。

武则天入宫后不到一个月就腻了，她对另一个宫女说，这皇宫是个牢狱。宫女被她的话吓得面如土色：你这样说话要杀头的。武则天说，坐牢还不如死了好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皇上，难道就一辈子闷死在这宫里吗？宫女说，我在这里已经呆十几年了，还没有见过皇上。武则天马上露出鄙夷的神色：你真是个笨蛋。过了一会儿，武则天对她说，那你干嘛不跑呢？宫女惊惧地说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跑。武则天说现在还来得及，出去嫁人还有人要。宫女被她的建议吓得面如土色：我不敢，我会死的。武则天笑了：你这样活着，不是比死更难受吗？说着她站起身来，她的目光掠过四围高大的红墙，投向铅灰色的天空。

黄昏时刻，武则天凭栏而坐，她心里充满了寂寞。深秋时节，万木凋零，但她的心情更灰暗。她无法想像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在宫中呆下去，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太不好玩了。她的目光开始搜寻，但后宫里不但一个人也没有，连花也没有，毫无生气的世界令天性浪漫的武则天感到绝望。她百无聊赖地一根一根折断花园里的枯枝，发出刺耳的断裂声。一会儿工夫，几十棵枝子被她折断在地上，花工见了十分害怕：你怎么能把它折断呢？会砍头的。武则天瞪了他一眼说，我看着不顺眼，为什么连一朵花都没有呢？我先砍了它

的头！

花工十分害怕，立即走了。

起风了。武则天忽然闻到一股花香，她不知道这时候哪来的花香，但她知道这是风把它吹来的。武则天贪婪地呼吸着清香，循风而去，终于，她从宫墙的眼里看到了外面有几株开得极绚烂的梅花。

武则天全身都被激活了，仅仅几朵梅花，仿佛点燃了她心中抑闭已久的激情。她好像死而复生一样，渴望着去接近那几株梅花，她现在最大的愿望不是做皇帝妃子，而是要摘到几朵梅花。

武则天的出逃摘花计划分为两个部分。她试图从皇宫的下水道溜出去，这里流淌着气味奇特的水，上面漂浮着一层胭脂。她忍受着恶浊的气味爬到宫墙处，发现铁网挡住了她的去路；武则天又扒上了出宫的水车，藏在大桶里。一个宫役准备往桶里装酒，他刚往桶里注酒时，就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宫女升了上来，身上洒满了花瓣，宫役像见了鬼似地惊叫一声，扔掉盛酒木勺狂奔起来。

太宗皇帝是在依傍皇宫的树林里打猎时得知这一消息的，当时他刚刚射中了只银狐，心情比较高兴，听说一个宫女出逃，他就问她为什么要跑呢？太宗和臣子们忙着驯一匹烈马，没工夫闲聊，太宗说，把她带过来吧。

可能是被浇了一头酒的缘故，武则天被带到太宗面前时不停地打喷嚏，浑身散发着浓郁的酒气，快把人熏倒了。好酒！太宗说，他抬头注视武则天时，眼珠子就不动了，他在马上抖了一下，说，她是谁，我怎么没有见过她？

武则天随着太宗的马队回宫时，心情渐渐走向绝望，她知道在短暂的时光中必须想出一个求生的办法，马蹄踏起了灰尘涌进她的喉咙，几乎要使她窒息了。马队在花园里驻足时，她突然看见了那个跟她说过话的宫女，她夹在迎接太宗马队的后宫群里，用一种畏惧的目光打量着她。

是她！马队中突然发出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，武则天用纤细的食指指着那个宫女，是她教我逃的，全是她！马队犹豫不决地在那里打转，太宗用马鞭抬起武氏的脸：你在说胡话？怎么会是她呢？你在撒谎吧？武则天坚定不移地用手指指着那个宫女，说，没错，就是她，她说我还年轻，现在逃出去嫁人还有人要。

那个宫女脸色渐渐发白，当两名卫士向她走去的时候，她像见了鬼似地大叫起来，竟语无伦次地叫武则天：妹妹，妹妹，饶命？太宗皱了皱眉头，对武则天说，我是该罚你呢还

是罚她？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，当然该罚她，贱婢是不知有罪的。太宗笑了一声说，你真能说话，也不怕惹我生气，好吧，就依你的意思，罚她。宫女立刻就被拉下去了。

听你说话，好像你很有本事。太宗注意地看着武则天，我免你一死，但我要试试你的本事，你能驯服一匹烈马吗？武则天说，臣妾以为这是一件最容易的事。太宗哈哈大笑起来！你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能驯得一匹烈马？你说话也不怕有欺君之罪。武则天说，驯马有什么难的，我只要三样东西，一条铁鞭，一把铁锤，一支利剑，铁鞭打不服，就用铁锤敲，铁锤敲不服，刺一剑得了，看它服不服。太宗很吃惊她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说，这样一匹马不就让你搞死了吗？

但它服了。她说，皇上没说要死马活马。

太宗说我真没见过这样驯马的。他说话时脸上表情很奇怪：我看你可以当个女官，就升为才人吧，管管衣库。不过我要问你：你为什么要逃跑？我知道你没说老实话。武则天说，要我说实话吗？当然。太宗说。武则天就说，我不过是想摘那几朵梅花，在宫里我快闷死了。摘花。太宗注视她，仅仅为了摘花？是，我太喜欢花了。她说。太宗笑了一声：我暂且相信你，退下吧！

武才人当天傍晚重新见到了那个被拉下去的宫女，她已经被剜掉了双眼。她对武则天说，武才人，我已经听见你的声音了，现在你不用逃了，你已经当上才人了。武则天看见她的头用布包着，两只眼眶渗出白布的殷红血迹像一对红眼珠，有点恶心。她说，是的，我现在不用逃了，我现在是才人了，只要我在皇上枕边说一句话，你就要送命。那个宫女说，我已经丢了两只眼睛，你就把双手和双腿给我留下吧，给我的报应已经够了。武则天摸了摸她的脸说，你如果还想保住你的舌头，就少说两句，要知道我也是不得已的，我不说是你，我就要被挖了眼睛，连野狗都知道保命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宦官德官来通知武氏，今晚皇上要宠幸她了，那个被挖掉眼睛的宫女说，你真有福，进来不多久就被皇上宠幸了，你是因祸得福。武则天往脸上一边涂脂抹粉一边说，所以嘛，人的命不会算在手里。宫女说，让我摸摸你的脸和头发，看你打扮好了没有，见皇上可不能随便的。她的一双手摸上来时武则天感到极不舒服，她像尸骨一样冰凉。你别摸我了，我有点恶心，武则天说，有专门管梳妆的女官为我打理呢。宫女说，你不要嫌弃我，你的今天是用两个眼珠子换来的，我还盼着你在皇上面前给我说句好话呢。武则天说，说什么好话？宫女凑上来说，你就让皇上给我一条白绢赐死吧。

武则天大惊失色。她突然惊叫起来，她的脖子被失明宫女的双手卡住了，武则天的惊